

之最

The Best of

◆ 撰文 / 賴惠玲

寒冷又陰霾的冬日午後，站在講台中央看著台下的學生們振筆疾書的填寫試卷，窗外的中央山脈被層層的山嵐輕輕覆蓋，飄著細雨的校園雖顯得蕭瑟，課室內倒是有幾許緊張的氣氛。剎那間被口袋中強烈震動的手機狠狠地拉回不是那麼浪漫的當下，是一位久未謀面的同學來電，問我週末是否有空參加一場在台中舉辦的聚會，因為來得有些突然，我問明原由，才知道是一場慶功宴；她還反問我：「你不知道莊淑婷現在是你們台中分院的副院長嗎？！我們要慶祝班上最有成就的同學……」同學的傑出表現，的確值得慶賀；但是，對於同時要兼顧服務、教學和研究的臨床工作者而言，週末是用來『趕進度』的時刻，也剛好這週末要去台北補習，無法出席盛宴，所以只能請這位同學幫忙轉答祝賀之意。

隨後，十多年沒見面也甚少聯絡的台大研究所同學來電，電話中的聲音居然還是那樣的熟悉；在電話的兩端，彼此毫無聚焦地閒扯一番，彷彿又回到學生時代的快樂時光，一點兒都不在乎歲月的流逝；這位同學向來熱心服務且至今仍保有赤子情懷，電話中興高采烈的細數同學現況，並加以分類，自行頒發獎項，氣勢猶如奧斯卡典禮主持人，她如數家珍地說著班上同學最會理財的、最早結婚的、最具時尚感的是……等等，讓遠在東台灣又不常參加同學聚會的我，不至於脫節太多；而我，則是「獲頒」三個「之最」獎，其中『最偏遠同學』獎，真令人莞爾。

這幾天因為冷鋒過境，位在頂樓的護理部感覺格外冰冷。教學護理長張育婷在電腦前一邊敲著鍵盤，一邊說合歡山下雪囉。我則是未加思索地胡亂回應：「對啊。」頓時，她起身走向我身旁的信箱取文件，並拉高嗓音說：「副主任，如果您冬天去北海道，就會看到雪喔，我度蜜月就是去那裡，剛好下雪耶，好漂亮喔。」說著說著，她清秀的臉龐和全身細胞都充滿興奮之情。我盯著她看，還沒有想好應該說甚麼回應，因為與她共事這一段時間以來，從未見她這般極度愉悅的樣子，而我的表情沒有配合她的反應，也讓她立

刻停止原有的亮麗神采，側著頭，認真嚴肅地說：「真的啦，下雪很漂亮！」「大家看到雪都很開心喔，副主任在美國看太多雪了，一定沒有感覺……看到電視新聞採訪合歡山上那些遊客們見到雪景的時候那種手舞足蹈的樣子，副主任一定會轉台，對不對？」我說：「不會呀，我喜歡看人們興高采烈的樣子。」

白色世界的美，我十分能體會；當年留美，約莫有一半的時間是在冰天雪地的美麗景像中渡過的。儘管漫長的雪季有時候會帶給生活些許不便，但是，長年住在那頭的居民，看到下雪還是會露出開心的笑啊！在美進修期間，的確是經常看到同學興沖沖地衝進教室高喊：下雪了！下雪了！而課室中的老師也會往窗外探頭望，再回頭，臉上也是充滿陽光般的燦爛的笑，接著就是全班同學一起塞到窗戶旁爭看雪景，直到老師要大家回座，這些博士生儼然是幼稚園生。班上除了我是台灣人，其他同學多數是當地人，所以我好奇的問美國同學，雪不是年年下嗎，你們在興奮甚麼？同學想了想，用堅定的雙眼看著我說：「下雪是最漂亮的景象！」眼神和表情似乎還期待我能給她肯定。就在那個時候，我學到了一件事：雪，有帶給人們歡樂的神奇魔力。

鮮花和雪片一樣最具振奮人心的魅力。記得幾個月前，在一家書局聽到一個英文教學廣播節目，主持人以令人羨慕的流利英文，解說鮮花的神奇功效之類的研究報告，因為內容十分有趣，我當下佇足在文具區前，集中注意力聆聽；從幾位英文教師的對話中學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結果：不論年紀和性別，只要從他人手中接過鮮花，大家出現的第一個表情都一樣，那就是笑。雖然不清楚這個研究是怎麼進行的，但是，我很喜歡這樣的結果，因為這個現象和我週遭生活的實際狀況十分吻合啊。

最，有「無比、極至」之意，自然容易讓人記憶。2005年初，隸屬英國政府的英國文化協會爲了慶祝成立70週年，在102個非英語系國家做了一項普查，詢問近4萬名受訪者最喜歡的英文字，結果顯示mother（母親）最受青睞，獲選爲最美的英文單字。從日常生活經驗和全球普查的結果，雪片、鮮花和母親似乎都會帶給人們愉悅的、溫馨的、安全的情緒。

照顧病人時，護理人員要如母親般貼心；赴美進修時，又因學校所在地而常能處在雪花飄飄的喜悅中；加上自己也是愛花人，生命中的美善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存在著。而在慈濟世界裡，另一個有如鮮花和雪片般的神奇魔力，就是感恩、是愛，是正向、正念，這也是「之最」偏遠的我，何其有幸，所得到改變生命「之最」重要的影響。✿